# 老天爷故意的捉弄

是老天爷故意的捉弄

还是命运恶意的安排

怎么会在我快爱上你的时候

得知你对我所做的残酷事……

开心？

开心个屁啦！

严靖滔听了之后怒不可抑，当场把夏恋抓起来脱了衣服，抓到床上去惩罚。

「我说过什么了？你这次出去，你只能说什么？」

「只能说，不行，我不要。」她知道呀！「但是她们给的条件很优厚，她们说只要你回去，你还是一样能主揽大权，一样可以当个一呼百诺的大总裁。」

他不喜欢那样吗？

呜……铁定是不喜欢的，否则他怎么会听了之后便把她抓起来，脱光她的衣服，要她做这么羞人的事。

夏恋跪坐在床上，一手探进两腿间揉弄阴红的花穴，一手捧着肿胀的乳房用力地揉捏着，而严靖滔则坐在不远的椅子上，拉开长裤的拉链，掏出他强悍的宝贝，一边看着她自慰一边自渎着。

看到他赤红的熟铁在他大手的罩弄下变得更红，更紫、更粗大，夏恋的身体便抽搐得更加厉害。

呜……她好想要……

夏恋将手指挤进甬道内，但她细长的手指根本无法填满她的欲望，「严靖滔……」她求着他，不要再折磨她了，「我又没做错什么，我是为了你好……」

「为我好！」她竟然还敢这么说！

什么叫为他好？

「她们几次羞辱你，几次叫唆你离开我，而这叫为我好？」

「那是以前啊！这次她们没有叫我离开你，她们是要你回去。」

「那还不是一样。」

「怎么会一样！这次你回去之后，你还会是那个一呼百诺的大总裁。」

「你以为我在乎吗？」以为他会在乎当那个一呼百诺的大总裁吗？

啧！他要是在乎，当初他就不会弃它如敝屣了，他在乎的就只有她，只有她一个，她知不知道？

可恶！

严靖滔将夏恋拉下床，让她骑到他腿上来，他拿着他的热铁扫弄她水答答又娇滴滴的唇肉。

「这样，你羞不羞？」

「羞、羞啊！」

「以后你要是敢再忤逆我，我会做让你更羞的事，你信不信？」

「唔！我信、我信。」赶快点头，很怕他以为她不信，更怕他就要身体力行，现在马上做给她看。

严靖滔呀！他是个浪荡的小人，在他眼里根本没有法治了，只要他喜欢，他根本不管别人的想法，这样的他，她当然相信只要她不听他的话，他会拿出更淫邪的手段来惩罚她，他就别再逗她了呀！夏恋骑在严靖滔身上，不安地蠕动着。

她的小穴好湿、好热，他却还拿着他赤红的肉棒只在她穴前骚弄她，不进去。

「你想要了？想要就自己坐上来吧！」他把欲望扶正，对准夏恋的穴口。

夏恋拾高臀部，对着他巨大的长棒坐了下去。

「你真小、真紧……」他一边冲刺一边用手揉弄夏恋花朵中的蕾苞，当他把她的阴核揉得又红又肿时，她腹下的阴穴就会缩得紧紧地，将他的阳物给吸得又深又用力。

夏恋的湿穴动情地流出一答答的水蜜，而随着严靖滔的律动，两人肉体交搏时，伴着水意发出啪答啪答、色情的声响，空气中充满了他们交欢的味道。

夏恋抖动着身子，整个身体趴向严靖滔，整个人挂在他身上，任由他在她体内抽进抽出。

啊……她的乳尖不断地在他阳刚的胸前刷动。

啊……她的淫水流到两人的交合处，弄湿了严靖滔的大腿根处。

啊……他撞到她深处最敏感的那块嫩肉。

啊……当严靖滔的体液射进她体内时，她只觉得高潮的感觉在她脑中炸开一朵朵的白光，最后缩在他的怀里颤抖不已。

在高潮过后，严靖滔抱着夏恋，两人窝回床上。

夏恋却一点也不想睡，她不懂，「为什么不回去？回去没有比较好吗？」

从严雨蔷那里，她或多或少了解到他求职并不顺利。既是如此，为什么严家给了那么好的条件，他却不回去？

「你不怕坐吃山空吗？」

「我不怕。你怕吗？怕跟着我，便要受苦。」

「你至今还没让我受过苦。」打从他没落之后，他努力给她比以前更好的生活，出手更加阔绰，要不是媒体每天沸沸扬扬地播报他的新闻，她几乎不信他已经被严家给赶出来，是个一无所有的男人了。只是，他不需要对她那么好，「我能吃苦，真的，如果你不愿意回严家，至少把这个房间给退了，我们换小一点的房子住。」

他别为了宠她，不把钱当钱看，就算今天他有金山银山可挥霍，这样的花法，总有一天也会花光。

「严靖滔……你在做什么……」她在讲正经的事，他怎么突然扳开她的双腿，扫弄她阴穴？

好啦、好啦！她知道他不喜欢这个话题，知道他不喜欢她质疑他的能力。

「你饶了我吧！」呜……他的舌头别再舔到里头去了啦！

夏恋抱着严靖滔的头颅，惊喘着，要他别再来了。

呜……她下次不敢了啦！

惧于严靖滔的强势，所以现在夏恋一听到手机铃声就犹如惊弓之鸟，很害怕严家的人又打电话来骚扰她，然后严靖滔又不明就里地抓她上床，到时候她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清，因此她一直很识相地避开严家任何一个人。

然而没了严家的依靠，严靖滔真的不打紧吗？

严家封杀他，让他找不到工作，他真的不在意吗？

这些小小的疑惑，趁严靖滔不注意时，她曾偷偷地替他操心过，但接着，媒体每天追着他跑，她这才知道他又成了焦点人物。

原来没了严家的加持，他一样可以撑起一片天。

严靖滔跟助手组了个跨国际的公司，支持他的有严氏集团的大股东跟客户，日渐把公司给搞大，这下可好了，原本媒体就对他不友善，现在他组公司的新闻传开来，沸沸扬扬的都是他恩将仇报，打算打倒严氏集团，并吞养父的公司，传言甚嚣尘上。

夏恋安慰自己，媒体不可信，他们就像秃鹰，喜欢见血，喜欢看人互斗。

严靖滔只是想保护她，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养父母那么坏？对严家，他不会赶尽杀绝的。

夏恋关上电视，每天都躲在家里，不看后续发展，直到严雨蔷又找上门来。

她很讶异严雨蔷还来！

她原以为在媒体的渲染下，严靖滔跟他们严家早就恩断义绝，他们两造双方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没想到严雨蔷还愿意来！这是不是意味着媒体说的全是假的？是不是代表严靖滔根本不像外界所讲的那么坏？

只是，她不懂严雨蔷还来找她做什么？

劝她离开吗？

不，不可能的，早在严靖滔还没闯出生路之前，他就不许她走了，现在他独自闯出一片天了，他怎么可能让她离开。

「他不会答应让我离开的。」

「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来也不是劝你离开的，我来，是想拿个东西给你看，心想，或许你会很有兴趣。」严雨蔷从包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自从我哥跟严家闹翻了之后，严家便清楚我哥是不可能再回我们家，于是家族决定让我接手我哥的位置，这是我接管公司之后找到的文件资料，它本来锁在我哥的保险箱中，是极机密的文件。喏！」

「要给我看？」

「你看了，或许对我哥这个人有些许的了解，或许到那时候，不用我开口劝你，你也会想要离开他。」说完，严雨蔷便起身离开。她不用待在这里等着看夏恋的反应。

她赌夏恋看了那份资料之后，她会走，她会毫不留情地离开她哥。

是的，凡是她严雨蔷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哥不爱她是吗？那么她也不让他得到他想要的幸福，这就是她严雨蔷玉石俱焚的个性。

严雨蔷神情倔傲地离开了。

夏恋这才打开那只牛皮纸袋，整整一大叠的资料一张又一张写的全是当初严靖滔怎么打倒她们家，让她们家宣告破产……

夏恋看了，手直发抖，她不敢相信那个口口声声说爱她的人，却是把她们家给害惨的罪魁祸首。

不，不可能，这一定是严雨蔷想要逼走她的手段，她不能像上次那样，傻傻地上了他们严家的当，误会严靖滔的下场会很惨的，所以……不能相信，不能一走了之。

走了就惨了，要等严靖滔回来，把事情弄清楚、讲明白，这才是明智之举。

但……她等不了那么久呀！她现在就想知道答案，不然她会发疯、会抓狂的。

夏恋在屋子里兜来走去，心情烦得直咬指甲，最后，不管了，她打电话给严靖滔。

当她的声音因为害怕而发抖，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时，严靖滔教她先冷静一下，他立刻赶回来。

「有什么事，等我回去之后再处理。」他不问原由，只要夏恋需要，他就能抛下一切重要公务，马上赶回来。

只是严靖滔没想到等在家里的，竟是滔天的剧变。

他看了夏恋手中的资料，愈看脸愈沉。他太骄傲自己的成就了，以至于忘了收敛，忘了自己曾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那是假的对不对？是你妹妹为了逼我离开，所以才捏造的事实对不对？」夏恋冲了过去，抓着严靖滔的手，泪眼双垂地望着他那张冷峻、不发一语的脸。

严靖滔脸上的表情让她害怕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她不懂他为什么不生气？他为什么不尖叫？为什么不骂他妹妹胡说八道，捏造事实？

他只是用冰冷的目光看着她，他知不知道他这样看着她，让她打从心里凉到脚。

为什么不说话？

为什么不反驳？

为什么不骂他妹妹可恶？

该死的！夏恋甩了严靖滔一巴掌，「那里头写的全是事实对不对？」因为是事实，所以他无话可说！

因为是事实，所以他不反驳！

因为是事实，所以那个可恶、那个罪该万死的人是他，不是他妹妹。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因为你爱我，因为那样，你才可以得到我吗？」天哪！她怎么也没想到答案竟是这么残忍！

她原以为自己为那个家牺牲奉献了她的聿福，谁知道竟是她害她们家没落，是她害她们家破产的……

「一亿三千万……」那原本是他对她好大好大的恩惠，她原本以为她要好久好久才能还清他的大恩大德，没想到一亿三千万是多么大的讽刺，它狠狠地甩了她一巴掌，让她狼狈地发现他是个多么可恨的一个人，「而你凭什么以为我会喜欢你这样一个人？」

「如果你没发现事实的真相，你会喜欢的。」

啪的一声，夏恋打偏了严靖滔的脸。他怎么还敢如此冠冕堂皇且大言不惭地这么说！

说她要是没发现事实真相，那么她迟早会爱上他的，但事实是——

「我发现了事情的真相，而我还没爱上你。」夏恋收起鼻水、眼泪，坚强地站在严靖滔面前。

在敌人面前，她要自己比他更冷血、更勇敢。

她要离开。

对，她要离开这个可怕的男人，但，她不能这么简单地就放过他，他害她们家破产，害她差点就要喜欢上这个可怕的男人……而她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地就放手。

她该怎么做？

夏恋逼自己勇敢、冷静一点，她得想想，该怎么做才能更胜他一筹？

对了，她要赡养费。

「我要离婚，而你要给我很多很多钱。」她还没想清楚很多很多是多少，但是她要严靖滔一无所有，就像当初她们家一样。

夏恋原以为严靖滔铁定不会答应她的要求，心想，他的律师铁定会像只秃鹰一样，把她啃得连骨头都不剩，而她，她没有律师，只有她一个人全身警戒地备战着。

严靖滔的律师一到，她先声夺人地提出她所有的要求，她要严靖滔名下所有的财产。

她等着严靖滔讨价还价，但她没想到严靖滔却连眼都不眨地当下点头，马上答应。

他让他的律师把他所有的财产全过继给她。

他阿莎力地不仅让她跌破眼镜，就连他的律师都不敢相信他的当事人做了什么蠢事。

「严先生，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不用了，我要给夏小姐我全部的财产。」

他叫她夏小姐！

他们都还没离婚呢！他就叫她夏小姐！他有没有搞错啊？夏恋气得差点吐血。

夏恋横了严靖滔一眼，推开他，凑到律师跟前，问他，「他这么阿莎力有没有陷阱？」

「夏小姐以为会有什么陷阱？」

有什么陷阱，她怎么会知道？她只是不安他这么好说话罢了，她总觉得他会这么阿莎力，铁定不安什么好心眼。但是这个律师是严靖滔请来的人，就算是真有陷阱，他会那么好心告诉她吗？

不，还是她自己看合约好了。

夏恋推开律师，自己逐字研究起合约内容。愈看，她心里愈毛，因为合约内容若真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也就是她太欺负严靖滔了，她像那只她最怕的秃鹰，欲把严靖滔啃得尸骨不存。

「你真的要把你所有的一切全都给我？」

「是的。」

「为什么？」

「因为我想得到你的原谅。」如果——他是说如果，他把一切都给她了，她会不会当作没发生过那件事，他们之间可以重新来过？

「不可能。」她死都不愿原谅这个以爱为名的卑鄙小人，他当她的爱情是什么？

她的感情是可以让他议价买卖的吗？

她想要离开，但，该死的，她一点也不想要他的钱，她只想让他后悔、让他痛不欲生呀！可他怎么都不反抗？

夏恋气愤地签下离婚协议书，一毛不拿地离开。

她走了……

严靖滔看着那决绝的身影，不带一丝感情地离开了他的世界，突然间，他恍若被抽走所有的力气，再也撑不住自己高壮的身子，他像个小孩似的颓坐在沙发椅上，垂着两肩，头低低的。

律师不知道严靖滔在做什么，只是看着严靖滔垂着头的模样，不敢相信那个驰骋商场的巨人竟会这么的不堪一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简简单单地将他的死穴紧紧掐住，给他沉重的一击，然后他就倒了，看起来像是永远都起不来的样子……

「严先生……」

严靖滔无语。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总该……找些事来做吧？严先生光是坐在这里，总不是办法呀！

「你先出去，让我冷静冷静。」该怎么做，他会想出个办法来的，现在先让他冷静，理一下头绪。

「是的。」律师收拾好东西，赶紧闪人。

严靖滔仍是坐在那里，像个无助的孩子似的，十指爬进发内纠扯着三千烦恼丝。

若要问他，后悔对夏恋做了那么恶劣的事吗？

那么他会毫不思索地回答：绝不。

因为要不是他做了那么恶劣的事，夏恋不会走进他的生命，他只是恨自己太志得意满。

做了坏事，他应该把后续处理得更加完美，不该让夏恋发现的，没让夏恋发现，那么现在夏恋会窝在他怀里，当个爱他、恋他的小女人。

该死的，是谁毁了这一切？

是雨蔷！

是严家！

严靖滔突然回神了，他站了起来。他终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他要毁了严家，然后把雨蔷送到西伯利亚去，他要他们后悔惹到他。

这一瞬间，严靖滔所有的精神又全回来了。

这一次，他活了过来，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恨。

「你疯了是不是？不计任何代价地收购严氏集团旗下子公司的股票，你知道你得花掉多少成本吗？」游子敬对好友近来疯狂的举止，气得险些跳脚。他拿着PDA算计着，觉得靖滔这一搏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可言，「你会把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的公司给搞垮的。」

游子敬气疯了，开始大呼小叫。

严靖滔根本不甩他，他专心地盯盘，只要有人想卖严氏集团的股票，有多少，他就买多少，他根本不在乎严氏集团会不会知道。

子敬说他疯了。

是的，他是疯了。

夏恋走了，他体内的噬血因子狂乱地流窜着，他势必得找些事情，要不然他会比现在更疯狂。而把严家逼进死巷，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

「你疯了吗？一百一十二块，这个价位你也买得下去？」游子敬觉得事情不对，「严氏集团铁定知道了，故意哄抬价格等着你买，这是个陷阱，你别再下单了。」游子敬苦劝好友，但严靖滔根本不听。

严氏集团疯狂地抬高价格，他便疯狂地买。

严靖滔这种行为根本是在自寻死路，游子敬气得拔掉笔电线路。

「你在做什么？」子敬竟然敢阻止他毁了严家！严靖滔气得掀了桌子。

「怎么，你想打架是吗？」游子敬挽起袖子，一副就算严靖滔要打架，他也奉陪的表情。

突然，严靖滔像头牛似的，用身体撞游子敬，两人扭成一团，严靖滔的办公室传来乒乒乓乓的声响。

「发生了什么事？」

「好像是从总裁办公室传来的。」

大伙好奇地跑去看，这一看，可不得了了，因为——

「总裁跟执行长打起来了！」

这下子该怎么办？公司的两大巨头打起来了，那……该去劝架吗？

他妈的！

「你下手真狠。」游子敬抹去嘴巴的血渍，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打输了。

以前，他可是跆拳道高手耶！而严靖滔只是个莽夫，一个失去理智、一个只会靠蛮力打架的莽夫，而他居然会打输严靖滔，可见严靖滔岂止是失去理智而已，他根本是不要命了。

「失去夏恋真的令你这么痛苦吗？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把她给追回来？告诉她，不是你无情，而是她父亲真的没用，告诉她，你也曾给过她父亲机会，是他没用，无力挽救公司，告诉她，要不是你，那么在她父亲公司底下做事的两、三百名员工，根本走投无路，告诉她，要不是你，她父亲最后根本发不出薪水，这些事，你为什么都不告诉她？为什么要默默承受，让她恨你、让她离开你，你才在这里懊恼有什么用？该死的，你能不能说说话？」

「说什么？你要我说什么？」不管基于什么理由，不变的事实是他打倒了夏恋父亲的公司，让夏恋的父亲变得一无所有。

事实上是，他利用她父亲最困难的时候，不择手段地得到她，那他还有什么好说的？他还能为自己辩解什么？

说她父亲无能吗？

说她父亲无用吗？

再一次地打击她父亲，让她更恨他吗？

不，他太清楚夏恋的个性了，就算他解释了，他也挽不回夏恋的感情，所以他还能为自己辩解吗？

不，那根本没用，因此他只能消极的打击严家，找个代罪羔羊来让他出气，至少那样他的日子才能过得下去，所以不管这场战到最后谁胜谁败，不管到最后，他会不会变得一无所有，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只想找个人出气罢了：

至于他一手创立的公司……

子敬以为他还会在乎吗？

没了夏恋，就算他的成就再大，又有什么用？所以，死吧！就让他跟严家同归于尽吧！

捡起笔电，重新接上线路，严靖滔任由伤口流着血也不擦，他像只受伤的猛兽，打算在最后一搏中跟对方拚个你死我活。

「严靖滔那个家伙疯了吗？我们倒货，他便疯狂地收购，他到底有多少的资金？」

严氏集团整个投资部门因为严靖滔疯狂地收购行为而陷入警戒状态，他们原本还因为哄抬价格而沾沾自喜，以为他们略胜一筹，以为他们这次有机会扳倒严靖滔，但接下来的价格愈来愈离谱，却不见严靖滔有收手的迹象，他们愈看愈觉得不对。

严靖滔这样根本不像是要并吞他们，倒像是要与他们严氏集团同归于尽。

他疯了吗？

他不要他的公司了吗？

整个投资部门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接下来该怎么做？投资长不敢做任何决定，于是他们只好去找执行长。

执行长看了报告拿不定主意，报告只好再往上呈。严靖滔疯狂的行径透过一层层的报告，终于到了严老太太的手中。

严靖滔那个兔崽子，他这样玉石俱焚的行为，图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还能撑多久？」

「三天到一个礼拜，不一定，因为严靖滔的行为根本超出我们所预期的，如果他执意要跟我们硬碰硬，不到三天的时间，严靖滔手中的股权就会超过一半。」

拥有一半的股权，严靖滔便等于拥有了全部的严氏集团。

「他不可能有那么多资金的。」严老太太料定严靖滔不可能有那么庞大的资金。

从他收购严氏集团股票的那一刻算起，严靖滔撒了三千四百亿，他公司停摆了吗？

他把所有的金钱跟心力全放在跟严氏集团斗争上头？他不想活了吗？

严老太太看着投资部门所呈上来的数字。

在她看来，严靖滔的确是不想活了，他疯狂地在股市上撒钱，像个散财童子似的。

他根本不在乎输赢，只求厮杀的过程充满血腥。他可以不要权势、不要命，她可不行。

「帮我跟严靖滔那个浑小子约个时间。」她想跟他见面，看到底要怎样，他才肯罢手。

严氏集团跟严靖滔约了时间，但到了约定的时间，出现的竟是游子敬。

「靖滔根本不想见严家的任何人，他现在只对一件事有兴趣，那就是要怎样才能打倒严家。」

「打倒严家，你们一手创立的公司也撑不久。」

「严老太太以为靖滔会在乎吗？以靖滔目前的手段，他看起来像是个会恋栈权势的人吗？」

「那么他在乎什么？」

「他在乎的已经被你们严家给毁了。」

「你是说他的那桩婚姻？」为了夏恋，严靖滔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顾了！

原来这才是严靖滔不惜牺牲一切，也要毁了严家的原因，原来他对夏家那丫头执念如此之深……

「我懂了。」现在她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严靖滔收手，「是不是只要让夏恋回到他身边就行了？」

「严老太太有办法让夏恋回到靖滔身边？」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他们严家的事，他们严家自己会解决。严老太太支着手杖挺着腰杆子走出去。

「老夫人，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

「去天桥下，流浪汉最多的地方。」

去流浪汉最多的地方？

去那里做什么？

随侍在旁的佣人满肚子的疑惑，却一句也不敢问，因为严老太太做事，向来就没有外人插嘴的份，他们当下人的，只要听令行事就好了。

到天桥下，严老太太不动声色地观察了几个人，最后把一个最落魄、最肮脏的老人给带回严家。

那个老人全身发出恶臭，只要他一接近，就令人禁不住地掩鼻、想吐。隔天，严老太太又出门，这一次她终于找上夏恋。

夏恋一看到严家的人又出现在她的生活里，下意识地皱着眉头，直觉地认为严老太太铁定又是为了严靖滔的事而来。

「您是来劝我回严靖滔身边的？」虽然她不清楚严家跟严靖滔不是水火不容吗？那么严老太太又怎么会来当严靖滔的说客？但有个原则，她至少清楚，那就是不管谁来劝都没有用，「我不会回到严靖滔身边，所以您请回吧！」

「夏小姐，我想，你误会了，这一次我来，不是为了当严靖滔的说客，请你回严家，而是想请你来喝我们严家的喜酒。」

严家的喜酒？

严家有喜了？

「是严靖滔……」

「不，不是严靖滔，那个孩子跟我们严家已经没有关系了，我说的是雨蔷。」

「严雨蔷！」她要嫁人了？

她爱的不是严靖滔吗？

她想嫁的不是只有严靖滔一个吗？怎么才短短不到几个礼拜的时间，她便要嫁人了？

「她要嫁的是谁？」

是严靖滔吗？

夏恋禁不住地要往那个人身上去猜，因为除了他，严雨蔷说过，她这辈子不会爱上任何人了。

「夏小姐看了明天的新闻便会了解。」严老太太留下神秘兮兮的答案之后便走人了。

夏恋告诉自己，严雨蔷要嫁谁，那是他们严家的事，她不随之起舞，她一点也不关心，但接着，好奇的心不断地扩大，她愈是好奇，就愈想去开电视来看最新的新闻报导。

她愈是跟自己讲不要去看，她的手便愈是想去拿遥控器，最后理智输给了好奇心。

夏恋打开电视，终于看到严雨蔷要嫁的男人了。

天哪！那根本不算是个男人，那……那是个老头子了，而且是个肮脏的老头子。

严家真要把严雨蔷嫁给那个糟老头？

不，不可能的，这一定只是个阴谋，严家不可能对严雨蔷那么残忍。但，如果这不是真的，为什么严家会让这种不实的新闻上电视？严老太太又干嘛专程跑来跟她讲这件事？

夏恋愈看愈不安。

这一瞬间，她把游子敬来找她，严雨蔷又突然下嫁的事全兜到一块，答案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夏恋弄懂了严家要办喜事，严老太太干嘛专程来通知她，是因为严靖滔抓狂了，谁都拿他疯狂的行径没辙，所以严家只好拿严雨蔷来让严靖滔消气……不，与其说是让严靖滔消气，倒不如说是为了安抚她，因为只要她不气了，肯原谅严靖滔了，那么严靖滔才可能停止他疯狂的报复行为。

只是，他们凭什么把这么大的责任扣到她头上来！

她为什么要为严雨蔷不幸的婚姻负责？

严雨蔷要嫁谁关她什么事？

该死的，严家怎么可以这么残忍，只为了平息严靖滔的怒火，便要牺牲严雨蔷的幸福。

夏恋气得关上电视，拚命的告诉自己，严家的世界与她无关，严雨蔷要嫁谁，不关她的事，不关她的事、不关她的事……

但该死的，这个说法根本没办法说服自己，她虽然关上电视，但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浮出那个糟老头的模样。

严家要严雨蔷嫁的，是个一只脚踩进棺材里的老男人了，他们怎么能如此狠心，要严雨蔷赔掉一辈子的幸福，去跟个糟老头过下半辈子。

为了严雨蔷，夏恋怒气冲冲地找上严靖滔。

「你赢了，我承认你的确比我计高一筹，承认你比我心狠手辣，承认你比我厉害，所以，你赢了，而我来了，你想怎么样？」

「什么叫我想怎么样？」

夏恋来了，他的确是很开心，但是她讲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

「不要装无辜，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严雨蔷要嫁个糟老头的事。」

「我知道。」

「知道你却不阻止？」

「我为什么要阻止？」他的人生，他自己都无法掌控了，又哪来的心力去管雨蔷的？更何况，他一点都不在意雨蔷的生死，他跟严家除了利益关系之外，没有别的情感牵扯，「倒是你，你在气什么？」

「我气你跟严家的一笔烂帐却牵扯到我身上，气明明没我的事，我却得为严雨蔷的人生负责。」他别以为她不知道严家干嘛要把严雨蔷嫁给一个糟老头，严家是做给她看的。

他们赌她会心软，只要她心软了，严靖滔便会放过严家，如果她不，那么严家就当牺牲一个女儿。

他们这些人到底把婚姻当成什么了？为什么他们可以眼都不眨地操控一个人的人生，如此毫不知耻、毫无愧色！

「雨蔷会落此下场，是她咎由自取。」别怪他恨雨蔷，因为要不是雨蔷，他跟夏恋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严雨蔷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是她咎由自取，那你呢？你也做错了事，你得到什么惩罚了？」

「你以为我没有吗？」他失去了挚爱，他的日子过得生不如死，她是瞎了眼，没看见吗？

严靖滔赤着双眼瞪着夏恋。

「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心软？你凭什么以为对一个陷害我家、害我爸破产的人，我会心存善念？」

「所以我说，我得到惩罚了。」他知道不管他做了什么，她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他。因此他不解释，他不求她原谅，他只求在厮杀的过程中，能麻痹心碎的感觉，能暂时从失去她的痛苦中解脱。

「严靖滔，你爱我吗？」夏恋瞅着眼问狼狈的他。

严靖滔狠狠地瞪住她。

这个时候，她问他这个问题是想羞辱他吗？

「我问你，你爱我吗？」他紧咬着牙齿不说话是什么意思？「你不说话，我便当你还爱，而你如果还爱我，那么就请你饶了严雨蔷，因为她没做错任何事，她只是爱上你。」

「她爱的方法不对。」

「而你也没比她好到哪里去。」

「你今天来是要教训我的吗？」

「不是，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如果你还爱我，那么放下一切恶劣的手段，光明正大地来追我，让我感动、让我原谅你、让我爱上你……」他在干嘛？干嘛眼睛睁得那么大？「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有点不懂，你的意思是……你愿意让我追？」是这样没错吧？他应该没误会她的意思才对。

「是的，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让你追。」

他听了，笑逐颜开。

夏恋这才知道，这个千年不化的雪人笑起来原来是这么好看又如此令人心动。

「记得，要用光明正大的手段追。」她加了但书。

「知道了。」严靖滔笑得好开心……可是，等等，追？他从来没做过这件事耶！所以，怎么追啊？

「能不能直接跳过追求的过程，然后我会给你很多很多爱的。」

「怎么爱？」

「唔！那还用说吗？当然是给你很多钱，花都花不完的钱。」

夏恋皱眉。

好吧！他知道了，她不喜欢，「那，给你住大屋子，让你过着人人称羡的少奶奶生活。」

她又皱眉。

她又不喜欢！

「为什么？」

「你觉得你刚刚说的跟你以前做的有什么两样吗？」以前，他就是把她丢到一间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大宅子里，让她每天不做事，像个花瓶，那种日子她受够了，她才不要。

「总之，你要我就得追我。」她才不管他拿不拿手、擅不擅长呢！「还有，马上打电话给严家，叫他们立刻停止这场荒谬的婚事。」

「好。」严靖滔还装酷。

他马上去打，打了之后哩？

「你的手在干嘛？」一双手干嘛张了又缩，缩了又张？「你想抱我啊？」

看那个动作很像。

「可以吗？」

「废话，当然不可以。」他真以为她那么好追啊？啧！夏恋骄傲地甩头离去，独留下那个活到二十八岁还没追过女孩子的严靖滔呆站在原地烦得直搔头。

追女孩子，怎么追呀？